

17

突然逼婚



作者 徐向林

关婉馨突然闹肚子，刘远征想退票回家，关婉馨跟他耳语：“这几个月我老是痛经，到医院弄点儿药调理一下。”

刘远征坚持要送她过去，关婉馨本来想装病脱身，见刘远征粘得像块橡皮泥，便说：“这是女人的病，你一个大男人跟着瞎掺和啥？！”

这一嚷还真把刘远征给唬住了，他不言语了，眼睁睁地看着关婉馨开着红色宝马车绝尘而去。

关婉馨到了湖畔别墅，停车时，看到了张鹏程的车就停在下面。

一阵缠绵后，关婉馨依在张鹏程的怀里，手机突然响了，关婉馨拿起一看是刘远征打来的。在接电话前，她将右手食指竖在嘴唇边“嘘”了一下，示意张鹏程不要说话。刘远征在电话里焦急地问：“婉馨，你在哪儿呢？我到医院没找到你。”

关婉馨一惊，她反问刘远征：“你不是去看音乐会吗？咋跑到医院了？”

“我不是牵挂你吗，你都疼成那样了，我能忍心去看音乐会吗？你前脚走，我后脚就到医院了，可找遍了医院，就没见到你，你的同事也没见你回医院，你在哪儿呢？”

关婉馨支吾着说：“我在……一家小诊所，你先回家吧，我马上回去。”说完，抢先挂了电话。关机后，她从床上坐了起来，把脸转向张鹏程，直视着他问：“你真的爱我吗？”张鹏程认真地点了点头。

“那好，咱们都离婚再结婚吧，这偷偷摸摸的日子害得我整天提心吊胆，这层纸迟早会被火烧成灰烬的。”张鹏程脸上露出吃惊的表情，关婉馨的逼婚并不出乎他的意料，但也来得太快了，张鹏程还是有

些手足无措，不知该如何作答。关婉馨咄咄逼人地说：“一女难从二夫，我这婚是离定了，你口口声声地说爱我，你看着办吧！”

张鹏程长嘘了一口气，含糊道：“婉馨，你别冲动，让我思量思量，‘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话说到这分上，关婉馨也觉得自己真有些冲动，她不想把张鹏程逼得太紧，便说：“好吧，我这辈子就交给你了。”

这边，关婉馨咄咄逼婚，张鹏程大玩缓兵之计；那边，刘远征却听到了风声，大有山雨欲来之势。

一个月后的一天，刘远征突然掏出一把照片往关婉馨面前一摔道：“你干吗老到湖边别墅？这怎么解释？”

关婉馨看到都是她的车停在湖边别墅的照片，她气不打一处来吼道：“好啊，刘远征，你竟然跟踪偷拍我？”

“别忘了你的身份，我是你老公，外面的风言风语早就传得满世界都是，我一直装作不知道，不想让我们的婚姻出现问题。还有，你还通过电脑视频监控我和姚晓晨……”

刘远征一切都了然于胸，关婉馨反倒出奇地镇静，等刘远征咆哮完了，她才说：“好吧，既然如此，那我就敞亮了说吧，我们的缘分尽了，分手吧。”

“关婉馨，你太令我失望了。”刘远征一急，眼泪都下来了，“只要你和他断了关系，我就当没这事儿。”

关婉馨的心也软了下来：“远征，并不是我狠心，我跟他好，还不是你逼的？”

“我逼的？”刘远征莫名其妙。

关婉馨索性把秘密全抖了出来：“你以为你那副局长是凭你的真才实学上去的？要不是张鹏程帮忙，你早就被挤出城管局了。”

刘远征低着头，平素不抽烟的他点燃了一支香烟，在烟火的忽明忽暗中，他的心情也阴晴不定。烟抽得猛了，他剧烈地咳嗽起来。

看着他可怜兮兮的样子，关婉馨的眼圈也红了，她叹了口气道：“木已成舟，也找不到后悔药了，离还是不离，你给个痛快话。离了，我不恨你；不离，那你只能把这‘绿帽子’戴到底了。”

“你，真不要脸！”刘远征霍地站了起来，一记响亮的耳光打到了关婉馨的脸上，她粉嫩的脸上立即现出五道红印。“你敢打我？！”关婉馨咬牙切齿，这一巴掌也把她心中仅存的一丝怜悯与内疚打散了，她咬着牙说：“姓刘的，咱们离婚！”

风语

58



作者 麦家

今天早晨，他已经朝密特锃亮的皮鞋上狠狠地吐了一口脏水。下一步该出什么招，怎样出招？萨根苦苦思索着。

恍惚中，萨根突然眼前一亮：陈家鹤还活着，这正是他反咬密特的致命武器！他想起那天密特给他看的中国政府递交的两份内部报告，其中一份报告中提到陈家鹤的名字——一位从美国留学归来的中国数学家，他的妻子叫惠子，而他的罪名之一就是串通惠子合谋暗害其夫君。报告中专门强调指出，年轻的陈家鹤“不幸葬身于火海中”。

哈哈，陈家鹤，你没死既是我的痛又是我的甜，我将用你的生命铸造一把剑，去跟密特贴身刺杀，胜利一定属于我！

这天，陈家鹤走进教室，蓦地呆住了——教室已被临时布置成一个体检室，几个穿白大褂的人有模有样地在给林容容等人检查身体。左立见他来了，发给他一张表格说：“以往都是海塞斯在考你们，今天轮到我来考你们了。海塞斯考的是你们的智力，我考的是你们的身体。”

“陈先生每天登山跑步，身体一定好得很。”一旁的老孙插嘴说，他是带医生来的，这鬼地方没人带谁能找得到。

山上毕竟人少，整天呆在一起，低头不见抬头见，时间长了，大家都很随便。林容容跟左立就更随便了，两人表面上是上下级关系，暗地里是同盟，说话没轻重。这会儿，她刚测完血压，把袖子放下来，走过来笑着问左立：“左主任，如果他身体有问题，你会不要他吗？”

左立拉下脸道：“废话，如果身体不行，就是天王老子也不要。”

林容容笑道：“他可是杜先生的掌上明珠哦，即使有点瑕疵也是宝哦。”

但是“宝贝”今天真的出事了，也不知是陈家鹤遭了天妒，还是“乌鸦嘴”起了作用。年轻的小护士量过陈家鹤的血压后竟然大惊失色，立刻把主任喊到教室外，窃窃私语一番后，老主任回来亲自上场，让陈家鹤躺在桌子上，用听诊器反复地听他的心脏，听了前胸又听后背，听了心脏又号脉，号了脉又掐他手指头、脚趾。一番折腾后，最后确诊陈家鹤有严重的心脏病，建议立即下山住院治疗。

几分钟后，撞钟的蒙面人看见陈家鹤上了老孙的吉普车，跟医院的救护车一道下了山，不禁浮想联翩。这是陈家鹤第一次下山，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他真想上去拦住他，问问他下山去干什么。可他坐的是老孙的车，老孙是单位的大管家，自己的上司，又怎么敢去问呢？只有

胡思乱想。

情况太复杂，陈家鹤也搞不懂。

按说既然是身体有恙，自然该去医院，但是下了山，老孙和救护车便一个朝东，一个朝西。陈家鹤想，他们也许是要带我去另一家医院，但是去的地方怎么看都不像医院。

谁跑到这种鬼地方来看病？门是厚重的大铁门，不是双开门，只有单门，开门的时候，需要保安使足气力拉着，往一侧的砖墙后面慢慢地缩进去。这时，几十米开外的人都可以听见铁门下面的小轮子在水泥地上摩擦出刺耳的响声，像一道通往地狱的窄门、黑门。进了门，可见院内四处立着伞形瞭望塔，石砌的高大围墙上还拉着粗铁丝网，看着令人不寒而栗。陈家鹤想，如果说这是医院，一定是关疯子的精神病院。不过，他认为这儿更像一座监狱。

车子一直沿着围墙开，开了不多远，拐了一个弯，停在一棵麻柳树下。陈家鹤忍不住问：“这到底是什么地方？”老孙笑而不答。

一阵爽朗的笑声，陆所长从墙角的楼梯口冒出来，快步走过来，后面跟着海塞斯。两人依次上前与陈家鹤握手问好，不亦乐乎。看他们乐呵呵的样子，陈家鹤已经猜到，自己的病一定是假的，是他们搞的鬼。这么想着，陈家鹤一扫刚才的阴霾，心情变得开朗起来，对他们直言不讳：“看来不是我的心脏有了病魔，而是你们的心里怀了鬼胎。”

副刊

电话：65233688

洛阳网 www.lyd.com.cn

买车看车，上洛阳网汽车频道，信息真实，最具参考价值